闽南烽火侨批揭露日寇滔天罪行

泉州晚报社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庄建平 黄雯靓

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闽南侨批收藏与研究专家黄清海，携手闽粤多位侨批收藏者筹划出版《烽火侨批：华侨抗战印记》一书。

近日，记者从他们提供的大量侨批中发现，有几十封烽火侨批直接揭露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。它们是饱含血泪的侨批，亦是声讨侵略者的不朽字据。这些凝聚着民族血性与赤子忠诚的纸页，彰显了中华儿女面对深重苦难时，那份血脉相连、共御外侮的深沉伟力与决绝信念。

扫二维码进入专题页面，了解更多报道内容，共同寻访抗战印迹，传承复兴力量。

“我辈图存莫苟安”

在一封1932年10月5日菲律宾吴修篇寄给晋江吴身铙批信的信笺上，印有“东北奉天小西门寇兵检查中国行人之状”图案和油诗文字：“扶桑三岛等弹丸，地狭人稠立足难，为达争存行剥夺，伺机猎食择肥胖”“中华不幸当卫要，我辈图存莫苟安，自决同心营国产，无形可致野鹰残”。在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，该笺的使用和流通，发挥了警示、宣传抗日的积极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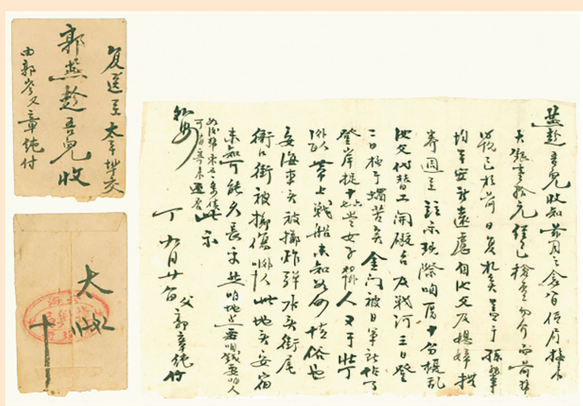
信笺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由菲律宾华侨李兆樑的公司印制的。侵占东北三省后，残暴的日军对我3000多万东北同胞烧杀抢掠，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。在奉天（今沈阳）小西门通行的国人必须经过日寇的无理检查。海外华人华侨闻讯后义愤填膺，纷纷向国内捐钱捐物，表达誓与日寇抗争到底的决心。这封批信的信笺正是抗日烽火的浓缩表现，它强调中国人民必须奋起抗争，保卫家园；必须团结一心，通过自身发展，抵御外敌。

“登岸捉十六七岁女子40多人，又抓壮丁100多人……”

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，中国全民族抗战打响。当年10月，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军悍然对闽南沿海地区施行轰炸、掠夺、奸淫、烧杀等野蛮行径。1937年10月，晋江东石郭岑乡的郭章纯寄给马来亚太平埠的儿子郭燕趁的回批，记载了日军在晋江、南安、金门等地进行轰炸并掳掠女子及壮丁的史实。回批中写道：“现际咱厝十分扰乱，汝父代替工开炮台及战河[壕]，三日登[顶]二日，极于蜗苦矣。金门被日军所占了，登岸捉十六七岁女子40外[多]人，又于[抓]壮丁100外[多]人，带上战船，未知如何情俗也。安海车头[站]被掷炸弹，水头街尾、街口街被掷伤30外[多]人，此地头安宿未知可能久长乎……”（注：该侨批多用闽南方言叙事，“[ ]”内为其所表达之意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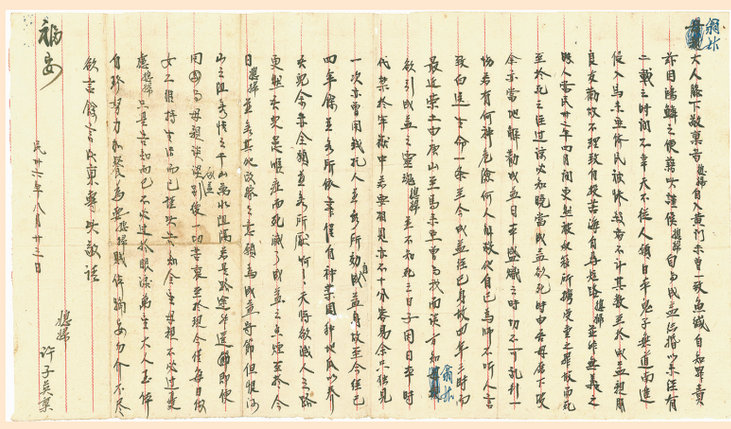
1937年11月，晋江东石蔡长吗在寄给女婿郭燕趁的回批中也称：“惟前日敌机来炸五里桥，以致住民纷纷逃出外乡，以后不知欲变如何？尚难逆料。”

这两封回批系一条信息链，讲述了闽南遭受日军袭击的苦难，以及民众被迫逃难等情况。1937年10月至11月，日军以金门为据点，接二连三对福建沿海进行骚扰，在闽南沿海投掷炸弹，炸死、炸伤了30多人，炸毁车站、桥梁等交通设施。回批上的字句，是故乡土地被撕裂、亲人蒙难的悲鸣。



1937年10月，晋江东石郭章纯寄给马来亚太平埠郭燕趁的回批

1939年4月，菲律宾宿务吴道秉[炳]寄给晋江第三区石兜乡吴怡谋的侨批



1947年8月，马来亚许子英寄给闽南翁姑（即公、婆）的家书

相关新闻

“侨批时光机”传播家国故事

泉州晚报讯（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）日前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泉州黎明职业大学实践队开展以“烽火里的侨批：闽南华侨的抗战记忆”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。

实践队成员在徐淑延、李秋云等7位指导老师的带领下，聆听专题讲座、探访主题场馆、寻访闽南华侨英烈后人、宣讲侨批里的抗战故事，追寻闽南华侨的抗战足迹。徐淑延老师感慨道：“一封封侨批承载着海外侨胞的家国情怀，记载着那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，是中华民族抗战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”

实践队成员拍摄制作侨批主题宣传视频近20个，并在视频号“侨批时光机”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广，讲好闽南侨批故事，为传播闽南侨批文化、弘扬爱国精神贡献青春力量。

寄给晋江吴身铙的批信 一九三二年十月，菲律宾吴修篇

虽至任何牺牲则亦在所不惜。信中写道：『但为国家民族争地位，一九四五年五月，庄材鳅在批

寻访抗战印迹 传承复兴力量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新闻行动
指导：中国地市报研究会
主办：镇江报业传媒集团 主创：云浮融媒（集团）

本版图片出自《烽火侨批：华侨抗战印记》

“外被敌舰封锁，内受米粮物价昂贵”

1940年7月，日寇敌机敌舰进犯泉州永宁、深沪等地。日舰对港口的封锁，导致深沪米价飙涨，百姓生活陷入窘迫。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吴世霖当月寄给深沪人吴庆吉的侨批，记述了家乡惨遭日寇轰炸的历史，以及他汇款施赈的爱心之举。

吴世霖在信中称：“日前此间接到深沪各方电讯，惊悉敌舰敌机七月十六日进犯永宁、深沪，闻永宁梅林被其焚毁枪杀，灾情惨重。我沪亦被炸毙三人又伤二人，其中有敝戚陈绍赐，竟亦罹受此祸……痛暴日之残酷，惨炸无辜平民，值此笼罩烽火漫天，强暴威扰之下，想我沪一般在乡平民，外被敌舰封锁，内受米粮物价昂贵，受此铁蹄双重压迫，其生活窘苦的情形不言可知矣。”不忍见家乡亲人受难，吴世霖在侨批中表达施赈之心，并请吴庆吉等人代为施行：“愚想此条三千元，从中拨出五百元交与后山舍妹荷圈收扣外，式千五百元意欲移作救济目下东垵之贫民。但因该款数属不巨，只限于东垵一堡局部之施赈，其办法之支配须以赤贫者，按户记口分赈之……”

身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，他们与家乡亲人同气连枝，危难时刻也能同呼吸、共患难，这份赤子之心永不褪色。

“日寇兽心之毒，甚至六岁幼女亦作刀头之鬼”

日军侵占东南亚，展开血腥屠杀，造成平民百姓流离失所，生命财产损失无数。在1946年2月16日菲律宾华侨郑勋专寄给福建晋江永宁郑祝治的侨批中，记述了1941年至1943年间日寇残杀无辜民众及儿童的罪行。由于战时中菲两地音讯一度阻断，该侨批延后数年才得以寄出。

侨批中写道：“忆自日寇隔菲岛三年余，于兹未能通于尺素者，甚为念念……弟谨将在日寇里暗中经过情形报告。忆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八早，日寇飞机炸坭，全岛民众甚是惊慌。越不日，日军登陆坭市，对于怡朗州府人心亦然……至一九四二年，日寇大举兽性，举行大屠杀，于弟前居之社杀起，逢人便杀，逢厝便烧。朗肴蔗园乃华侨之业产，被杀华侨男童女幼八十四人……此次进行大屠杀将及两星期之久，华侨被杀者百……菲人被杀者三十六千人以上，情形甚是可惨，不可言状……至二个月有余，忽传来耗报，舍岳等全眷九人在中途被日寇惨杀，人财一空！弟闻信之后甚是怨惜。日寇兽心之毒，甚至六岁幼女无过亦作刀头之鬼，实之令人痛心矣！”在该批信中，郑勋专讲述他在日占菲律宾3年多时间里遭受日军追杀，百姓、亲人被日军杀害的所见所闻。日军暴行之残忍，迄今读后犹使人脊背发凉，怒不可遏。侨批里每一字每一句，比呐喊声更激越，比控诉书更沉痛。日本侵略者犯下此等恶行，怎能被历史遗忘！

“被敌惨害，刺刀穿心背出”

菲律宾马尼拉林西河1946年12月16日致晋江第三区深沪港内堡胞姊的侨批，透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痛恨。

侨批中写道：“战争燃遍菲岛，鱼雁杳杳。遥想起居佳胜，欣慰奚如。惟母亲近来康健否，二姊处现况如何，祈为示知。惟弟此次被敌惨害，刺刀穿心背出，幸吉人天相，重再复生，藉以告慰……”

侨批于1945年12月从菲律宾马尼拉寄出，从内容看，系二战结束后林西河首次写给胞姊的。在短短的信文中，他写到自己“被敌惨害，刺刀穿心背出”，这是极其具体和骇人听闻的细节，深刻揭示了日军的凶残。

太平洋战争期间，“战争燃遍菲岛”，菲律宾被日军占领，华侨遭受了深重灾难。“鱼雁杳杳”，音讯断绝，战争不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，还切断了亲情联系，让家人饱受思念和担忧之苦。作为日军暴行的直接受害者和幸存者，林西河的血泪控诉，让这份痛恨更具分量。

“但为国家民族争地位，虽至任何牺牲则亦在所不惜”

在《烽火侨批：华侨抗战印记》书中，有三封是著名华侨实业家、慈善家庄材鳅从菲律宾马尼拉寄至家乡晋江青阳的批信。这三封批信真实记载了庄材鳅在抗战期间的经历，以及抗战胜利后他对于家乡晋江的捐赠与奉献。

第一封信寄出时间为1945年5月，此时菲律宾已光复，但中国仍有大片地区被日军占领。信中写道：“当一九四二年正月初三，日寇开入岷市，全侨被其残杀不可胜数，斯时惨无天日。岷市中等以上商人大多被指抗日份（分）子，任意拘捕，用尽种种非人道之毒刑毒打，而致死于非命者亦不知几许矣。弟本人亦已（以）抗敌会职员之罪而被拘禁将近二个月之久，其间之痛苦又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也。本公司所有货物财产均被标封，认为敌产为数菲币达在百余万元。一生经营遭此惨结（劫），夫复何言，但为国家民族争地位，虽至任何牺牲则亦在所不惜……”日寇残杀、拘捕大批在菲华侨，同时还想尽一切办法搜刮他们的资产。庄材鳅被日寇非法拘禁两个月，虽饱受各种非人折磨，但其对祖国、民族忠诚的信念却丝毫没有动摇。

1946年，庄材鳅寄给家乡晋江青阳的两封侨批，除了报平安表达思念之情，更多的是记述他抗日战争胜利后寄回侨批款、寄回药品救济乡民的事迹。从中可以了解庄材鳅有着深厚的爱乡爱国之情怀。其中一封信称：“兹者，吾国抗战八年，虽获胜利，惟生活澎涨（膨胀），民间疾苦疮痍满目，故此帮公司曾托材投带去国币叁百万元，除拨五十万欲救济咱□□□塘而外，余二百五十万元欲救济青阳全乡，款到祈宜出为帮忙，以尽善心为幸。”（注：“□”为模糊难辨之字）抗战胜利不久，庄先生即以自己公司的名义托人携带300万元巨款返乡救济受灾之人。中华儿女民族精神在至暗时刻迸发出的璀璨光芒，照亮了前行之路。

“媳妇并无其他改嫁之意愿，为成益守节”

1947年8月，侨居在马来亚的许子英寄给闽南翁姑（即公、婆）的家书，记载了她与丈夫黄成益“义胆忠孝”的壮丽篇章。

1943年，黄成益、许子英这对结婚两年多已有一个孩子的夫妻，本该过着安逸平静的生活，可在日寇铁蹄下，他们却迎来惨痛经历。丈夫黄成益，面对“日本鬼子无道南进，侵入马来亚”，坚定抗日，却于1943年“四月间更然被奴寇所掳，受重之罪，故而死”。妻子许子英在丈夫被囚禁时“曾用钱托人，并无所效”，最终丈夫还是惨遭杀害。许子英在信中向居住于闽南家乡的公婆泣称：“至于今日，媳妇并无其他改嫁之意愿，为成益守节”“全望母亲不必过忧虑，媳妇只是告知而已，不必过于眼泪，万望大人玉体自珍，努力加餐为要”。

黄成益面对日军南侵马来亚的暴行，坚持反抗侵略者，最终为民族大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牺牲生命。许子英在丈夫牺牲后，向翁姑禀告家变以安亲心，自己虽身处异国仍坚韧维系生存尊严，避免加重长辈忧虑。书信构建了战争乱世中夫妇的“精神同盟”，而跨越千山万水阻隔的家书告白，更将战争年代的个人经历升华为中华家庭忠孝两全的一座精神丰碑。